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九

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攷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邊防一

靖康建炎紹興大臣和戰守避說

靖康中大臣言邊事者為四說李伯紀欲戰何文縝欲  
守李士美吳元中欲和白蒙享唐欽叟欲去建炎紹興  
間大臣言邊事者亦為四說李伯紀張德遠欲戰范覺

民趙元鎮欲守黃懋和汪廷俟秦會之欲和呂元直朱藏一欲去始上之在南都也河東北軍民猶為朝廷固守其地故伯紀建言遣張所招撫河北而傅亮經制河東然皆未及渡河而伯紀去位黃汪共政因以河為守焉已酉南渡遂不能守河既建偽齊猶以淮北為界其後秦會之與烏珠分畫又棄海泗唐鄧和尚原方山及商秦之半紹興末復取之至隆興又棄時執政大臣張魏公獨主戰陳魯公湯慶公史郡王皆主和議故和議遂

定

十三處功

自金人入中原將帥望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烏珠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東制置使張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烏珠還過吳江縣浙西宣撫司統制陳思恭以舟師敗之于太湖幾獲烏珠紹興元年十月烏珠親攻和尚原陝西都統制吳玠出奇邀擊大破之烏珠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四年三月令陝西

經略使薩里罕犯金平為吳玠所敗十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烏珠游騎于大儀鎮烏珠遂不進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敗偽齊劉猗於藕塘降殺無遺猗挺身遁十年六月馬軍都虞候劉錡大敗烏珠於順昌烏珠拔寨還東京兩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宣撫判官劉錡大敗烏珠十餘萬衆於柘臯三十一年十月淮南制置使劉錡遣其將員劉琦敗都統軍於高景山之角林是月浙西

副總管李寶敗統軍完顏鄭家奴於密州之唐島斬其  
守將而去步司統制官邵宏淵拒敵於真州之胥浦橋  
獲捷十一月中書舍人都督府叅贊軍事虞允文以建  
康統制張振王琪之軍敗金主亮舟師於采石是歲馬  
司中軍統制趙樽復蔡州鄂州都統制吳拱拒敵於茨  
湖統制官王宣拒敵於碓山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張子  
蓋解圍海州此皆渡江以來中國之勝捷可稱者也乾  
道二年冬蔣子禮執政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殺金平

大儀鎮順昌皂角林胥浦橋塘島采石蔡州茨湖確山  
海州為十三處戰功而藕塘不與此捷乃非金人故也

二年八月二十  
四日甲午降旨

### 建炎三大戰

建炎紹興初諸將未嘗與金戰也張俊號為名將然猶  
曰達蘭善戰其鋒不可當今救楚州併亡無益曲端與  
羅索戰於白原

建炎四年正月

杜充與烏珠戰於建康

三年十二月

劉錫與羅索戰於富平

四年九月

皆敗焉其他率爾望風奔

潰蓋未嘗接戰也曲端者本王子尚部曲張魏公收為主將端驟得志而驕白原之敗其氣已沮故富平之役曲端以為難

富平之役 二事

張魏公之使秦蜀也約以治兵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公甫至秦亭而烏珠犯浙江上浮海東征公聞即將見兵十餘萬人入衛明年春至房陵遇得音聞金騎已退乃還是秋公聞金欲再犯江淮乃議出師以撓其勢曲端

壯愍為都統制以士不習戰難之參贊軍事劉彥沖亦  
以為非計公曰吾豈不知此顧東南方急不得不爾遂  
合戰於富平然是冬達蘭不能渡江而陝服之師遂為  
羅索所敗時幕客獨王子高贊之而吳武安玠為裨將亦  
以為難而不見聽云時人皆以此咎公特未知其本心  
爾當富平之役合五路之師四十萬熙河經畧使劉錫  
為都統制永興帥吳武安玠涇原帥劉忠武珙慶元帥  
趙觀察哲秦鳳提刑郭恭毅浩皆在行間時哲常請分

兵魏公不聽也及敗哲全師而返魏公怒其先退故斬之然哲當復辟時有功在西邊又為名將故魏公誅之當時亦無人以為是

烏珠犯浙江

建炎末烏珠謀犯浙江上將幸會稽三年秋七月先奉孟太后及祖宗神主往豫章閏八月上自建康東往留杜丞相充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長江之險又命劉武僖屯池州以為之援而韓蘄王屯京口張忠烈以其兵

從上行冬十一月烏珠渡江武僖退屯皇子太后奔虔  
州衛兵皆潰祖宗神御後宮美人頗有失者杜充遁而  
降韓蘄王亦焚鎮江而去十二月烏珠自宗城徑趨臨  
安上遽航海是歲除夕金遣偏將鏡士至明州為忠烈  
所敗四年春金兵再至忠烈引兵遁金遂屠明州及春  
水將發烏珠乃焚臨安而去韓忠武要之於黃天蕩相  
持四十八日夏四月烏珠自建康潛鑿小河而去忠武  
追之金從上江縱火焚其舟師韓大敗是役也江浙荆

湖皆為胡人所踐然烏珠亦危幾不得免自是不復過江焉

吳玠和尚原之勝

仙人關之勝

紹興初金陝西選鋒都統羅索死烏珠會諸道及女真兵數萬人造浮梁跨渭元年春親政和尚原吳武安以陝西都統制出奇邀擊大敗之烏珠中流矢二僅以身免獲其麾下自金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三年春二月尼瑪哈在大同府復遣陝西經畧使薩里罕與劉豫

子麟襄五路叛兵自商於入寇金州守將王彥棄城走  
武安收兵保仙人原金遂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張魏公  
猶為宣撫使下令治潼川將士皆憤劉彥沖諫而止金  
留屯中梁山踰月夏四月始自斜谷去紹興元年秋烏  
珠敗牛臯李橫于牟駝崗自商於謀寇蜀四年春與薩  
里罕以十萬騎寇仙人關時張公已去武安豫為壘於  
關側號殺金平嚴兵待之三月朔金攻殺金平武安都  
統制官吳璘楊政田晟裨將姚仲王喜擊却之金不能

文乃引去還屯鳳翔授田土為久留計自是不復寇蜀  
矣

岳飛襄陽之勝

襄陽據荆楚上游為蜀門戶紹興三年夏偽齊將李成  
攻陷之鎮撫使李橫以軍食不繼率部曲奔豫章時趙  
忠簡為帥也四年忠簡入秉政議遣岳鵬舉自江西復  
襄陽簽書樞密院事徐師川難之上不從師川由此罷  
政其秋遂復襄陽云

紹興失河南

河南自靖康中首為尼瑪哈所破伊陽人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建炎初以進為京西制置使守其地二年冬十月進為劇寇楊進所襲墜斃死翟興代之後擢興河南鎮撫使劉豫既立深憚興紹興二年春用其降將楊偉計與金人兵襲山寨興戰死子琮代為鎮撫使久之襄穎皆陷琮孤立力不能敵帥麾下所部突圍而出朝廷始盡失河南焉

韓世忠大儀之勝

楊存中藕塘之勝

自金立偽齊

建炎四年秋

繼以余覩之叛

紹興二年秋

由是不復

寇江淮紹興四年秋劉豫聞朝廷遣章尚書誼求湖南地乃乞師入寇金主晟命諸將議之尼瑪哈烏珠皆以為難鄂爾坤以為可遂命鄂爾坤及達蘭權左右副元帥提兵應豫又以右都監烏珠嘗過江知地險易使為先鋒於是騎兵自泗攻揚步兵自楚攻高郵朱藏一聞之勸上避敵趙忠簡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遂命忠

簡代為相而忠簡奏起張忠獻代知樞密院事即日赴江上視師上自幸平江冬十月韓蘄王敗烏珠之前軍於大儀鎮烏珠還泗上會天大雨雪軍糧乏絕蕃漢軍皆不願行又聞金主病篤十二月烏珠用其愛將韓嘗計夜引還韓劉二將追擊之俘獲甚眾劉麟僅以身免明年上還臨安擢忠獻為相是夏忠獻既平楊么銳意大舉動六年春遂以都督行邊揭榜疏豫僭逆之罪命韓蘄屯楚州以圖睢陽劉安城屯合肥以招北軍張魯

王進屯盱眙而楊和王領中軍為後翼又命岳武穆屯襄陽以謀中原武穆遣兵入蔡州焚其積聚軍聲大振秋九月上復幸平江劉豫聞求救於金熙宗亶其伯父領三省四宋國王宗磐難之乃聽豫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時豫以其子淮西王麟為行臺尚書令遣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領鄉兵三十萬逼合肥又遣其姪猊東出渦口左廂趙忠簡聞之懼議移盱眙之戍退合肥之師召襄陽之兵東下蓋欲專為操江時因劉安

城已棄合肥張忠獻自馳至采石止之冬十一月楊和王與劉猷遇於藕塘殺降無遺麟拔寨遁而去獲其糧舟四百艘十一月忠簡罷忠獻獨相明年春三月上辛建康自是金人不敢南而劉相則廢矣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雜記甲集卷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邊防

金亮叛盟

金海陵煬王以癸酉冬篡立乙亥歲乙酉南侵意遂謀  
遷居汴都未幾大內火宮室悉為所焚由是遷都之計  
稍緩丙子歲復營汴都戊寅夏諭其吏部尚書李通等

以夢上帝命已征江南其秋擢通參知政事已卯春遂  
罷淮北陝西諸權場三月再修汴京冬命李通造軍器  
於中都戶部尚書蘇保衡造戰船於潞河又以吾叛臣  
施達來賀庚辰正旦

遠在金改名宜中

密隱畫工使圖臨安之

江山城郭以歸秋金主命戶部尚書梁球計女真契丹  
奚三部之中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  
壯者為正軍弱者為烏勒喜又簽中原渤海漢兒十五  
道

中都南京兩道不簽

每道各萬人合蕃漢兵為二十七萬時光

守強友諒者言金主已死幼主嗣位改元新德大臣信之辛巳春虞并甫賀正旦還言金主不死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之計上擢并甫中書舍人三月左相陳魯公聞金決叛盟乃稍飭兩淮邊備夏四月命吳襄烈拱以所部自蜀中移戍漢上而徙劉太尉錡典鎮江諸軍不閱月王全來出慢語大闔張去為陰陳避敵之計宰相陳魯公持不可乃以吳信王璘為四川宣撫使而制置使王剛中同措置軍前事務六月命成節使閔以騎司

軍三萬人往武昌控扼時金主在汝州避暑朝廷恐其驟至因拜劉信叔為江淮制置使禦之是月北人魏勝取海州秋金主徙汴京命統軍劉諤出唐鄧以窺荆襄張忠彥屯鳳翔以圖巴蜀蘇保衡統水軍以趨浙右餘兵則自將焉九月盱眙監渡官憂侵泗州先是金主造浮梁於淮冬十月三日自渦口濟衆號百萬人情相望鉦鼓之聲相聞遠近大震

李寶膠西之勝

紹興五年劉豫嘗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亶入其說采木於蔚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寇既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海陵之世淮浙姦民倪荀梁簡等至北地獻議造舟為鄉導已卯海陵乃命蘇保衡造舟於潞河辛巳秋以保衡為統軍使浮海來寇朝廷聞之命浙道副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八月末寶發江陰至東海縣解魏勝之圍冬十月遂引舟師至密州膠西縣石臼島時敵舟已出海口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下不

知王師之猝至也丙寅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  
俄頃過山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為之彌  
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蹙搖亂無復行次寶命  
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  
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殪之其餘皆中原舊  
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斬副統軍完顏鄭家奴蘇保  
衡自經死捕得倪荀梁簡皆誅之獲其軍儲器械以萬  
計寶聞金主已渡淮遂還屯東海遣人奏捷

虞丞相采石之勝

辛巳十月海陵既渡淮建康都統制王節使棄廬州去  
引兵屯采石破敵軍統領姚興者獨以所步三千人戰  
死于尉子橋權言於朝云已退所以導敵深入將與邵  
龍淵李顯忠夾擊之朱漢章楊元老猶以為然上聞敵  
已迫命漢章都督江淮軍馬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  
樞統親軍馬虞并父舍人參贊軍事十二月甲戌審言  
至建康夜被旨以李顯忠代王權乃詐以檄召權計事

命并父馳至池州趨顯忠交權軍事時葛王已立

葛王以十

月朔立於會寧

海陵為內變所撓駐軍和州之雞籠山用閹人

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乙亥臨江築壇刑白墨馬祭天  
期用翌日南渡丙子并父將至采石道聞之即疾前督  
王權餘軍決戰士皆願死於是統制張振王琪時新盛  
俊等列江岸靜以待之而以海舩船載精兵駐中流迎  
敵布陣甫畢金主自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先是諸  
將盡伏山崦敵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皆

旋為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故遂盡為官軍所  
殺是夕椎牛張酒以勞軍夜半復嚴兵以待敵丁丑并甫  
命戚新引舟師直抵楊林河口戒之曰若敵舟自河出即  
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  
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敵見舟無歸  
路遂以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  
金主引去夜住瓜州是日李顯中駐采石

梁漢臣者梁  
師成養子也

劉錡皂角林之勝

劉信叔以九月二十九日發揚州十月至山陽聞金主渡淮遂還走瓜州盡棄淮東之地時金主遣統軍步騎數萬攻揚州信叔將大軍禦之敵以糴裹糧舟載糧而上信叔募善沒者鑿舟沈之敵大驚俄而信叔病嘔血乃不能支猶肩輿臨敵敵遂犯揚子橋欲以邀之乙丑信叔遣左軍統制員琦戰於皂角林小校王佐以步卒四百人自林設伏敵既入張弩俄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敵乃還而信叔亦退屯鎮江府十一月信叔病劇督視軍馬葉審言

以副總管李橫攝都統制趣令過江信叔兄子汜為中軍  
統制官隨橫渡江以往壬申戰於瓜州汜軍大敗庚辰虞  
并父自采石還建康審言即命往瓜州防托丁亥信叔以  
疾奉辭上聞汜軍敗亟命御營宿衛使楊和王如鎮江措  
置諭大臣放散百官浮海避敵陳魯公得御札亟焚之事  
遂止金主至瓜州數日聞李寶已入膠西成閔諸軍順流  
而下亮愈忿乃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  
諸將以天險諫亮不從乙未夜諸將即帳中殺亮語在金

源事中諸酋既弑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中  
郎張真使持其都督府牒至本朝三省樞密院云正隆  
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具議班  
師各務戢兵以全舊好十二月甲辰直至行在上乃命  
諸道迺進師是月上幸建康壬午二月復還臨安

高宗建康東歸

上之在建康也吳明可芾為殿中侍御史建言大駕宜  
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詔侍從臺

諫議之明可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  
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朝論不欲進取乃詔以淵  
聖皇帝祔廟將及暫還臨安上未行邊吏言金人來聘  
明可言金使之來蓋欲窺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  
康俟其出疆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上既定議東還而  
軍務盡付張和公為建康留守衆望屬之詔以楊和王  
為宣撫使中外大失所望劉恭甫舍人不書錄黃上怒  
恭甫封還卒罷宣撫使俾專措置而已是歲四月遂召

和王還行在以張公無措置兩淮事先是金人以十萬衆圍魏勝於海州上命張太尉子蓋為鎮江都統制自京口往救之且令張公節制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使賊知吾虛實五月辛亥子蓋率精銳數千騎先入敗敵於石湫堰敵溺死者千餘騎遁去後六日海州圍解然廟堂既主和議不言兵故召諸將還無復北討之意矣

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金亮之殞也朝廷既復兩淮地遂乘勝取海泗唐鄧陳  
蔡許汝嵩壽等十郡未幾有詔班師諸將乃棄隸蔡諸  
郡而歸淮寧土豪陳亨祖者先挈地來降及是死於難  
始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赴  
行在壬午春勅授京平軍節度使節制京東河北忠義  
軍既而張忠建來告登位朝廷遂不復通後京亦為金  
所誅獨唐鄧海泗猶在是夏金以數萬衆圍海州四月  
丁丑詔以張子蓋為鎮江都統制往援之

子蓋之姪俊  
以節制使時

奉京詞

張魏公時判建康兼措置兩淮事務乃命蓋受魏

節度子蓋亟渡江五月辛亥遇敵於石湫堰大敗之丁

巳海州圍解六月丙子孝宗受禪七月庚子魏公被旨

入對見於內殿癸卯拜江淮宣撫使甲子洪景廬賀金

主登位回赴行在先是金主遣都元帥布薩忠義左副

元帥赫舍哩志寧來經略四川地既為我師所敗乃欲

大言以脅取之於是命其知泗州富察圖們以檄至盱

眙軍

金之泗州守富察圖們寓治宿州

九月庚子詔畧曰敵人來索舊

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以已見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兼權中

書舍人周必大共為一議

大畧謂宜真情徑行酌減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

陝之類或歲遺金繒則彼既可以藉口而我亦有以安歸向之心矣

殿中侍御史張震自

為一議

大畧謂海州控扼海道陝西險要之地不可權棄若棄海陝勢必諸方受累歸附者不安矣權

工部侍郎張闡自為一議

大畧謂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招集江淮兵授田耕種監

察御史陳良翰自為一議

大畧謂不用舊禮然後遺民可招

其餘侍從臺

諫囊封繼上而宰執獨無事奏史魯公時為參知政事

上問之史公但以謹邊備為對

畧曰先為守備是乃良規勿以一時之權宜不

度今年之事力如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謂之恢復豈不痛哉於

是金之右副元帥喀齊喀與四川宣撫使吳璘爭德順方

急蜀人楊民望為吏部郎官建言宜棄三路而虞并父

為宣諭使力請勿棄章十餘上丁酉并父罷知夔州辛

丑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蓋示以棄

地之意也又詔侍從臺諫各舉備使蜀者臺諫共舉汪

聖錫

見知福州

沈德和

見知平江

許覺民

見知宣州

皆可用而周子充

與侍從共舉王瞻叔

見太府卿四川總

辛亥以瞻叔權戶部侍

郎充宣諭使上尋悔乙卯冬復命并父往璘軍前計事事

畢赴行在戊午報登位使劉共父辭行十月己巳葉審

言罷知樞密院以臺諫張真父周元持論劾也是時金

人積糧聚兵於宿州之靈壁及虹縣而淮西招撫使李

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魏公言於朝

史公以七事報之大畧言二將恐未可恃魏公欲先取

山東地十一月乙巳詔以張子蓋為淮東招撫使史公

力論其不可

大畧謂山東去敵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必成其強兩淮大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

何弗聽後十六日乞免樞密院職事許之史公尋復論

招納三弊

一棄實而附名二舍近而謀遠三見利而忘害

蓋左相張魏公招納

故也十二月丙寅手詔罷得順軍屯戍並令於秦州島

裏安泊

此棄三路二月十四日指揮也

辛未劉共父還行在隆興元年

正月庚子史公拜右僕射魏公亦拜樞密使都督江淮

軍馬子蓋聞朝廷不允感憤悒死

正月七日戊戌

魏公乃定擣

二邑之議命布衣李信甫者獻書言招納之利二月壬戌上命信甫以兵部員外郎為宣諭使持螭書間往撫定中原已首擢顯忠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金帥答魏公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魏公聞於朝又上出師之計參贊軍務陳應求唐立夫謂其難二公以言劫之陳唐語塞四月戊辰魏公入奏事上定議出師渡淮而諫二公不可由是三省樞密院不復預聞徑自督府

行下魏公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十萬可用者六萬  
分隸二將號二十萬戊子宏淵大軍次盱眙己丑顯忠  
大軍次定遠五月甲午二師濟淮丁酉顯忠復靈璧縣  
宏淵至虹縣敵拒之戊戌顯忠又東趨虹縣富察圖們  
大周仁亦降軍聲大震右翼軍都統蕭琦窮蹙癸卯以  
親從百餘人降於顯忠壬寅魏公渡江甲辰捷走至行  
在右相先以不與出師力丐免御史王龜齡亦有言乙  
巳右相罷丙午二將復宿州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

顯忠又私其帛不以犒士士憤怨辛亥赫舍哩志寧自  
睢陽引兵至城下遇官軍官軍漸潰癸丑拜顯忠使相  
宏淵節度使甲寅夜兩軍大潰而歸敵亦不追士卒死  
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乙卯下詔親征丙辰詔魏  
公兼都督荆襄軍馬

代汪明逸

蓋未知苻離之潰也是日二

將至濠州顯忠待罪魏公以劉保為鎮江都統制先是  
傳者言宏淵已死金乘勝南來魏公乃乞遣使議和又  
乞致仕六月癸卯奏至行在丁卯召湯進之為醴泉觀

察無侍讀

時以大觀文領洞霄

戊辰召虞并父赴行在

時以傳學守太平

庚

午魏公自盱眙還揚州壬申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制殿

前司馬

太傅郡和義王

癸酉下詔責已左相待罪魏公降特進

元係少傅

充江淮宣撫使已卯責顯忠於筠州甲申虞并父

為湖北京西宣諭使後六日改充制置使七月癸巳進

之復相丙申罷宣撫使便宜行事八月丙寅復魏公都

督江淮軍馬先一日

八月六日甲子

赫舍哩志寧將書遺三省

樞密院已卯進呈上付都督魏公未即答而湯陳二相

欲亟與之和丙戌以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言為樞密院計議官持報書以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九月仲賢辭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言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

令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持誓書來史丞相之在位也嘗

與魏公議欲以弟姪之禮事之

書見鄧  
峯漫錄

至是頗合其說

己丑進呈執政皆賀上猶欲止割海泗徐議唐鄧侍御

史周操右正言陳良翰聞之相繼入見論其不可

十一月十

一日戊上令執政出金書示之執政不出湯相遽奏以戶

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十三日庚

子大淵上所厚也是日操良翰始見金書翌日共奏乞

勿與四州待得陵寢而後與歲幣於是左僕射陳康伯

右僕射湯思退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事洪遵同  
奏張浚宿望實當相寄凡所持論人無不從侍從臺諫  
之臣亦當與聞國論望召浚歸闕特垂諮訪乃令侍從  
臺諫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  
地土貴於取予仍令各薦所知以備小使凡五事於後  
省限一日集議十一月十四日辛丑翌午吏部尚書凌景夏戶部  
尚書韓仲通權吏部侍郎余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一  
議大畧謂既正名分則和當遣使而與歲幣四州禮部  
疆土當講與祖宗之陵寢及欽廟梓宮兩易之禮部

侍郎黃中兵部侍郎金安節同一議

大畧謂如稱叔姪二字未得允當國

號不加大字不用再拜歲如增幣當還欽宗梓宮四州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寧少豈肯不歸我田每遣使首當迎奉陵寢地彼必使人入國為陵寢一決侍御史周操左正言陳良翰同一

議

大畧謂名分既正則姪國之類不須深較惟土疆不可與國家正人不可遣遣備不可撤及每歲展敬陵

寢皆須預約又乞令張浚條具

給事中前周材起居舍人馬騏同一議

大畧謂我當稱大宋謹白如與大遼之事先有定議四州決不可割又乞令張浚參決歲幣

工部尚

書張闡自為一議

大畧謂和不可不議地萬不可割使不可常遣歲幣不可不較今不如擊

之勝而後與和

起居郎胡銓自為一議

大畧謂金因符離之後震燿求

和今欲歸我土地況萬無共戴天之誓講信修睦前黃  
潛善秦檜失其三綱五常今再無可信之理而前車之  
覆不可不戒 監察御史尹穡自為一議

大畧謂歲幣勿增國  
家事力未備如與金

和不可棄四州勿謂  
陵寢則和議可集

監察御史閻安中自為一議

大畧  
謂四

州我之門戶決不可棄當以  
和好為權宜用兵為實政

又翌日上朝德壽宮

十五  
日壬

寅因奏知遣使通問事上皇甚喜諭上欲以自備一番

禮物魏公在揚州聞之遣敬夫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

始怒操又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寺削其官召

魏公赴行在

十一月十九日丙午

兵部尚書虞允文時為京湖制

置使亦以四州不可去數上疏爭之侍從臺諫議之十日宰執復奏言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祖宗之重豈同戲劇今日和議政欲使軍民小就休息因得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上意遂定

侍從臺諫

以十一月議宰執以二十五日寅集壬子上此言

十二月陳公罷左僕射

初三日已

未

先是周操陳良翰嘗言大使未可乃遣小使然上意

不以為然遂遣審議官右宣義郎胡昉修武郎楊由義

先行

初八日甲子

後十餘日通問副使王之望龍大淵發行

在

十四十五日庚午  
朝辭乙亥出門

又二日進之轉左僕射而魏公亦

拜右僕射

二十一日  
丁丑

明年正月復以書來大畧言四州係

本朝內地不當言於意外其餘事理非帥府所當可否

三月丙戌朔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丁亥

詔荆襄川陝嚴為邊備仍不得先事妄舉湯相計窮請

上以社稷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付三省曰金

無禮如此卿猶欲和今日金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

檜不若湯相恐乃陽乞奉祠而陰謀去張公益甚遂令

瞻叔大淵驛述疏上言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斥堠

未舉金又無言委曲屯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

乃命魏公行邊

三月五日庚寅

而還戍兵罷招

二十一日丙午詔司建康鎮江

大將令三衛戍兵更番歸寨

右正言尹穡又劾魏公跋扈乃議先罷

都督府以瞻叔及錢處和為兩淮宣諭使代之

三月二十五日

庚戌夜批出處和時為吏部侍郎蓋莊文太子妃之父也

瞻叔未行又拜左諫議大

夫

四月二日辛酉

蓋欲使議論歸一也四月魏公還至鎮江乞

罷都督府

四月十四日戊辰罷

既又至平江之虎丘乞罷政上皆

許之

二十三日  
丁丑得旨

七月戊子并父罷乙巳命海泗撤戍八

月壬午詔魏丞相南夫以宗正少卿為通問國信使瞻  
叔上疏陳和戰二策又言今日無橫身任事之臣其胡  
邦衡為兵部侍郎因轉對為上言與金和不可者十臣  
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  
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  
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講和之  
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

矣孫造諭金人以重兵脅和上聞有金師乃命建康都

統制王彥渡江屯昭關

彥以九月二十日壬寅渡江

三衛大軍江池

戎帥相繼皆出又命湯相都督江淮軍馬

九月二十一日癸卯

湯

不行十一月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

初四日乙

酉劉寶自楚州王彥自開關南道上猶未之知下詔

畧曰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屢請

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若彼堅欲

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初五丙戌詔

始湯不行乃命楊存中同視事急復以王瞻叔為都視

十一日督軍馬九月二十三日乙巳及六日戊申又以

瞻叔為同都督

十一月七日戌子

瞻叔間命力辭後二日乃陞

存中為都督

九日庚寅

翌日思退罷

十日辛卯

又翌日謫永州

日壬辰

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

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姦臣敗竄其黨洪适晁公

武

適時為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而用陳康伯胡銓為腹心召金

安節虞允文王太寶陳浚卿王十朋陳良翰黃中龔茂

良劉風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計時金已自濠州  
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後三日遂命國信使管辦公

事王抃往見金帥翌日下詔視師

十六日

又翌日

十七日

戊復拜陳魯公為左僕射於是錢處和虞并父皆除執

政

處和十一月二十日辛丑除食憲樞密院  
兼權參政并父二十一日壬寅除食樞密同

瞻叔先已

請至江上勞師

二十二日  
癸卯朝辭

金兵至六合縣步軍司中軍

統制崔皋擊却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甲辰

王抃出疆凡九日乃至

隸河口見布薩忠義

閏十一月五日辰時

後十一日見赫舍哩志

寧

十六日  
丁卯

敵皆聽許先是朝廷命尹穡胡邦衡分往浙

東西措置海道

十一月九日  
庚子

二人皆挈家以行於是詔穡

與邦衡俱罷

閏十一月十一日

瞻叔首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軍

上聞金師退命都督府擇利擊之

十七日  
戊辰夜

即下堂帖詰

責瞻叔言王抃既還不可冒以小利以害大計上不懌

言者乃擊瞻叔罪罷之至二十四日

乙亥除端  
明知太平

十二月

南夫渡淮

八日  
戊子

三省樞密院復貽志寧書略曰脩北齊

之盟出於初議中因而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

未講衣裳之會茲令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約束無復異同兼學士院洪景伯之草也南夫至汴京二日先遣扈歸而令南夫與其介康譖詣燕山金師亦罷遂以景伯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後二十日都督府詰罷

二月六日巳酉

存中除兩鎮節度使

二十日庚子

其夏金主乃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檢點完

顏仲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行在持書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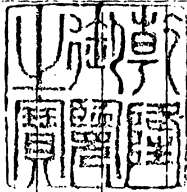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日庚子

始謂上為宋皇帝云

權場

自紹興通和後始置權場升盱眙縣為軍以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秘閣知軍事使之措置凡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權場博易竝得百物還復易其半以往大拘之市以俟北賈之來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縣鎮而金人亦於蔡洸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北朝諸場皆以盱眙軍為準二十九年海陵將罷淮北陝西諸權場獨

泗州如故邊吏以聞於是自盱眙外餘悉罷乾道初乃復



建炎雜記甲集卷二十